

野馬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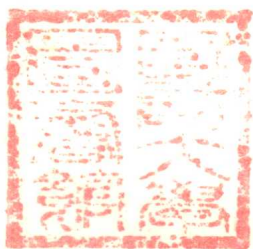
熊 尚 志



542314



2 033 8073 2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九〇年·北京

骚乱

熊 尚 志

内 容 说 明

长江边的某块沼泽地，一孔孔破窑里住着年轻的女人，主宰这些女人命运的是打渔汉子和放排男儿们。生活一直在静静地延续，忽然有一天，沼泽地来了个名叫狗儿的女人，开了片“狗儿酒馆”，由此搅和得沼泽地沸沸扬扬，演出了一场场威武生动的悲喜剧。

作品文字优美，情节性强，反映的生活是新鲜奇特的，历史感与时代感互为交织，蕴意丰厚，读后令人回味。

责任编辑：陶良华 赵水金

骚 乱

Sao luan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字数 375,000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16\frac{1}{8}$ 插页 2

1990年7月北京第1版

1990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10,700

ISBN 7-02-000945-X/I·930 定价 5.70 元

一条河，宛如女子秀发，娓娓地从山间飘出。一条江，生性凶残暴戾，恶恶地自天上杀来。河叫妹河，江叫郎江。郎江与妹河在沼泽地的边沿交欢汇合，日夜不息。不知是妹河扑进郎江的怀抱，还是郎江受到了妹河的诱惑。

打渔汉子说，什么诱惑？没有郎江，妹河还不当个寡婆子？破窑女人说，什么寡婆子？没有妹河，郎江还不活活干成泥壳？很难断定是非。

妹与郎原本就分不开的。世世代代，打渔汉子在江上玩命，破窑女人在河里浣纱，各有消磨光阴的地方。自然，常有妹在河中寻了短见，也常有郎在江上丢了性命。妹尸随着清清亮亮的河水，泊至江中，与郎尸浮在一起，便变成了芦花虾，隐隐的玉青色。

公虾强悍好斗，母虾柔弱怯阵，一对对游在一起，或生儿育女，或游玩嬉戏，自有几分亲昵。被渔人捕起，又一对对落入油锅，爆至五成熟，化为红红的一摊血色，让人忆起河上江上那哀哀的情歌。食客用芦花虾拼盘，也要一公一母凑在一盘，名曰龙凤呈祥。妹与郎仍是无法分开，冥冥之中添了几分悲烈凄惨。动筷子时，无疑先啃母的。母的肉嫩，且满腹粟米大的虾籽籽。

做只母虾跟做个破窑女人一样，同样有许多不幸。

妹河与郎江交欢汇合的地方，有块沼泽地，芦苇遍生，茫茫无边。芦苇丛中是野鸭的世界，偶尔也可见到几只丹顶天鹅。

野鸭与天鹅和睦相处，互不侵犯，在密林深处千起繁衍后代的营生。牛蛙擂鼓一般叫唤，沉寂的沼泽地顿时有了几分繁荣的气息。

春日里，沼泽地的芦花盛开，如撕碎的白云漫天飞舞，河上江上，铺了薄薄一层花尸，芦花虾因此长得格外的肥硕。居住在破窑里的渔人从蜇眠中醒来，将一条性命交给郎江，荡起小划子去江中捕鱼捞虾了。

沼泽地象处女般沉睡了万千年。

河岸上、江堤上，稀稀落落竖着一些破窑，原本是山里人废了的。破窑里蒿草丛生，偶尔也可听见牛蛙的咕咕声，荒凉而又阴冷。

不知过了多少年，窑中忽传出女人的叹息和娃儿的啼哭。起先，只是那么一座窑。后来，所有的破窑都住满了妇孺。夜晚，微弱的烛光从破窑泄出，与江上的渔火相映，自有几分揪心的悲苦、幽怨。当一座破窑里响起一声女人的啜泣时，所有的破窑女人都哭了。

渔火里却爆出粗犷的渔歌：

叫声情妹小真心，
烛火守到正三更。
老酒烫得温温热，
哥跟情妹共花枕……

渔歌声落，女人们哭得格外的辛酸，眸子望着江风中飘忽不定的渔火，直直地发呆。

破窑中的女人和娃儿，皆是打渔汉子的妻小。打渔汉子的老婆，或是从水中捞起的溺水女子，或是从下江拐骗来的村姑民女。跟了这帮在江上玩命的汉子，自然要吃许多的皮肉苦，要受

许多的孤凄。若把脸子唱反了，打渔汉子就牵来一张破网罩住她们，没容得她们喊一声冤枉，人就沉入了江底。打渔汉子再去下江捞，再去水中打捞。别的女人照样会给他们生儿育女，照样有一具肉身子供他们受用。

世间的女人多着呢！

水上人没有家，也没有在岸上造屋的习惯。小划子在浪尖上蹦跳时，他们听见祖先在古漠的夜空里叫喊：崽子，稳住神，莫要翻了瓢瓢。小划子是你的家啊。我们水上人风吹来浪打去，岸上落不稳根。造屋？崽子，你造屋做甚？翻了瓢瓢，你血一把汗一把造出的屋归哪个住，能带到阴曹地府去吗？女人让给别人了，还要替她们造屋交欢吗？屁！崽子，记住一句话：老酒是你的胆，娃儿是你的根，女人是你的汗毛。懂了么？

女人们随他们生活在小划子上。白天煮米、洗衣、补网、摇桨、捕鱼捞虾。夜晚船儿晃晃的，他们便在女人身上晃出一泡水。等女人生下崽女，小划子上不方便了，就送上岸去，找口破窑胡乱安置下来。隔些日子往破窑里送点鱼虾粮米去，摸摸崽的胳膊看长肉没长肉，又在女人身上寻些快活，出身热汗。往往是月亮起山时来，落山时去，前后相加不过两个时辰。有了这次的快活，挺得住十天半月。

黑沉沉的江上又响起渔歌声：

红罗帐子亮堂堂，
情妹身子白光光。
两只奶子人参果，
郎哥嘴子啣果浆……

女人们又哭了，哭得满腹艾怨。

打渔汉子把她们从水中捞起，原来就为了两只“人参果！”

船随鱼走，鱼随季节走。

通常，打渔汉子也有一两个月不回破窑的，窑中绝了粮米，妻儿只得去沼泽地里的芦苇丛中掐苇笋、拾野鸭蛋填肚皮。打渔汉子撵鱼群，也有挣下大钱的，看看离破窑远了，一时会不到自家老婆，便去岸上的酒馆里吃几碗老酒，嘴巴往老板娘身上脸上乱啃乱拱，其深度广度如何，全靠花的票子多少。那些老板娘也颇会侍候男人，将打渔汉子过剩的元气吸了去，也将他们的钱包刮得干净。打渔汉子回到破窑时，忽然发现两手空空，便略略有点愧对妻儿。

苦守苦熬的破窑女人见了男人空空的一双手，不由伤心，也唱：

嫁汉莫嫁水上人，
真心换得蜂窝心。
妾身虽是芦苇花，
爷娘却当掌上珍……

歌谣尚未绝音，打渔汉子便十分恼怒，摆出恶恶的一张黑脸，一气之下，荡起小划子走了，再也不肯回到破窑来，将妻儿孤地扔在沼泽地，死也罢活也罢，不闻不问。

破窑女人却活了下来。

世世代代都这么苦苦地活着……

不知几时，沼泽地里的芦苇忽地被人伐倒一大片，密匝匝的苇林便亮出巴掌大的一小块天日。

破窑女人闻讯，跑去看热闹。

却见一个极其秀美的女子，染了满头芦花，弯曲纤细的腰肢，挥镰杀苇子。听见破窑女人的叽喳之声，那女子抬起头，揩

揩脸上汗珠，对诧异的破窑女人们笑着，那笑亲切而和善。又猛地板住脸子，对她身边的那个男人喝叫几句。那个男人就怯怯地低了脑壳，又机械地杀起苇子来。秀美女子避到树荫下纳凉，江风掀动她的衣裳，拂动她青影影的头发。她拧开一只小小的收音机，就有软绵绵的歌声在芦苇林荡开来。又摸出一包瓜子，嚙动双唇，一片一片吐瓜子壳，速度极快。女子笑了笑，对破窑女人们说：

“往后，请姐妹们多多关照。”

破窑女人们却不知如何作答。

那个男人仍旧光着脊背，在烈日里拼命杀苇子。随了手上动作，骨头在皮层里蠕动。男人分明累了，眼巴巴地看女子的脸色。女子只顾听收音机，嗑瓜子，丝毫没有让男人歇息的意思。男人就不敢伸直腰杆歇了，又疲惫地挥动弯弯的镰。

破窑女人们惊奇不已，认定这女子是从山里来的。水上女人，哪个管得住自己的汉子？又见那女子顶多二十四五岁，熟杏儿一般的一张好脸子，眉眼闪闪的有精神。而那男人，皮肉枯黄，也许四十出头了，也许有五十岁。

婊娟怀里抱着吃奶的嫖，挤在破窑女人中间看希罕，往前凑了凑，忽发现那女子也穿着渔家的紧身褂子，大脚裤子，心里便越发弄不清这女子的来历。正打算壮起胆子跟秀美女子搭讪，问问女子身世，嫖却哇哇地哭喊起来，忙把瘪瘪的奶子去塞嫖的小嘴。

秀美女子将长发捋到背后去，朝婊娟走来，笑眉笑眼地问：

“娃儿几岁啦？”

婊娟有些慌乱，急忙挤出笑，说：

“一岁，前天过生日。”

秀美女子不再问别的，又操起弯镰，委了腰去杀苇子。一手

一脚，杀得万般利落。看样子，象个苦人家的出身。渐渐，女子直喘粗气，脸子累得粉红；渐渐，背上的衣裳被热汗濡湿，身后倒下一片苇子的尸。

破窑女人们怔一阵，发出赞叹：

“这娘们是个吃得苦的角色！”

“面相有杀气。”婊娟瞟一眼秀美女子的背影，内行地说：“背后有俩根骨头长得象剖鱼刀，不是个善人儿，恐怕连古古大叔也不敢惹她！”

破窑女人们不服，叫嚷道：

“古古大叔胖肚里的学问深着呢，怕她个雌货？你家野牛也算得有本事的人，见了古古大叔就象蛤蟆见了蛇，敢在古古大叔面前吱一声嘍？”

婊娟急了，血起脸子争辩道：

“野牛算尿，拿什么比这娘们？”

破窑女人们就爆出放肆的笑：

“这娘们莫非也长了雀雀？再狠的娘们也不敢爬到古古大叔的肚皮上去。不信，叫她去爬！”

自然没人敢往古古大叔的肚皮上爬。于是，都笑了。

那女子杀倒一片苇子，背上润出汗，又避进树荫里来歇凉。破窑女人们便歇住粗野的嘴，不笑了。却见那女子没拧收音机，也没嗑瓜子，笑盈盈地问沉默的破窑女人们：

“你们说的古古大叔是什么人？”

哦，原来刚才讲的话她都听见了。破窑女人们面面相觑，慌乱起来，窘得不敢抬头。婊娟壮起胆子说：

“古古大叔去北京开过会。”

那女子笑了，指指伐芦苇的男人：

“早先他也去北京开过会。”

婵娟想了想，又说：

“古古大叔常派我们女人的官差。”

那女子似乎对“官差”二字起了兴致，不知男人派女人的官差怎么个派法，正欲问，忽听见苇林深处透出歌声，唱得嫩声嫩气，纯真甜美。

不一会，一个少年顺着弯弯的江岸跑了过来，手里提一串河蟹。河蟹的剪子脚被折断了，用草茎穿着蟹壳。烈日下，河蟹吐出浑黄的泡沫。少年十三四岁，头发掩住耳朵，赤裸着上身，只穿一条极短的花裤衩，光脚板拍打着地面。却生得眉清目秀，脸庞粉白，眸子如同墨染，两片柔嫩的桔红的嘴唇里，藏着两排碎玉般的白牙。少年也不跟人说话，扔掉河蟹，径直跑进树荫里，好奇地看着收音机，抱在怀里，胡乱拨了一通，总算拨出声音了，就把耳朵贴上去听。

那女子不眨眼地看着少年。她跑的地方不算少了，红男绿女也见识得不少，但她没看见过这么漂亮的少年。心下暗想：这少年长大后，准是个勾魂的风流哥儿，能把世间所有的女人弄得发疯。

少年忽抬起眼帘，笑问那女子：

“你这机器里有人杀仗。它讲不讲刮风落雨的事？讲不讲城里人戴手表的事？”

没容那女子开口，婵娟抢着说：

“秋，怎么乱拨人家的东西？快要成亲了，还不晓得穿衣，光着身子乱跑，象条黄鳝！除了牯娃，恐怕没有哪个男人肯娶你做老婆了。”

少年毫不羞怯，快乐地答道：

“掏河蟹给牯哥吃还不好？”

破窑女人们运过神来，忙说：

“也是，牯娃一条汉子，有手有脚的，竟学不会捕鱼！”

那女子惊在了那里。她没想到美少年居然是个女孩。目光便在少年赤裸的上身很仔细地看，果真看见了冬笋顶破冻土的痕迹。她友好地在少年肩膀上击一掌，笑道：

“河蟹要摸。不过衣也要穿。”

少年有点不好意思，低声解释：

“男人都出江了，沼泽地只剩一窝子母的，没人看得见。”

不久，破窑女人们发现那女子也有一只小划子，藏在内湖里，用水草掩蔽着，怕被日头晒裂。她解开缆绳，把那男人留在沼泽地伐苇子，自个儿荡桨下了江。三天后回来，船头坐着个颇有气派的白脸书生，看样子象个城里的官家。两人说说笑笑，小划子拢了岸。白脸书生上岸后，那女子又把船荡到江里去了，不到半天工夫，捕得半篓子玉青色的芦花虾，还有几条比扁担还长的白鳢。那女子烧起一堆野火，将芦花虾倒进铁罐里炆煮，熏了辣子粉和蒜泥，跟白脸书生有滋有味地吃，喝了两碗米酒。伐苇子的男人一见白鳢就浑身发抖，眼珠木木地不敢眨动。白脸书生怜悯地看着那男人，劝他也喝点酒。那女子不由红起脸，将酒泼了，声色不快地说：

“给他喝，不如去喂一条蛇！”

破窑女人们又生出了新的赞叹：

“这娘们敢出江，真能玩命！”

秀美女子的出现，搅动了沼泽地的静谧和沉寂。半个月后，苇子林被伐出极大的一片空地。白脸书生又来了，带来一伙健壮的下江男人。大家齐动手，在开垦出的那片空地上面，造起一溜六间草棚。女子在草棚前的江堤上栽下数十株罗汉柳。又荡起小划子，去了县城，运回蛮多的盐、烟、老酒。草棚的上空，高高挑起一帘黄旌，上面分明有字，想必是女子的字号。夜间，黄

旌换成防风的油纸灯笼，也写得有字。总算有人认出了那几个字来：“狗儿酒馆”。

这娘们居然会写字！

江中，寂寞极顶的水上人一曲渔歌未了，忽于黑沉沉里望见一盏油纸灯笼，心里一下子发起热来。那种油纸灯笼，他们在郎江下游见得无数，自知其中奥秘与乐趣，摸摸怀里的钱包，嗨嗨一笑，忙将小划子荡到岸边，抛锚，泊住……

六年后，狗儿酒馆名震四野。

水上人将那地方称为“狗儿街”。尽管周围不见村舍，沼泽地仍旧沉浸在无边的死寂里，但是，荒荒的地皮上却被踏出一条路。那地方有一个名叫狗儿的娘们，已经够了，完完全全可以称为“街”了。

狗儿当年栽下的罗汉柳，已长得大腿一样粗。每到天黑，就有水上人扑向油纸灯笼，株株罗汉柳上都拴有一条小划子。水上人吃过酒，有的在天亮前离去，有的天亮后还不肯离去。六间草棚，也翻盖成一座漂亮的小洋楼，窗明几净。里面有女子的欢笑，也有诱人的酒肉……

小洋楼的后面，是座极清静的院落，堆放芦柴、木桶、石磨等杂物。院落的东角里，有一间孤独的小屋，低矮室闷。那是那个杀苇子的男人的窝。他在小屋门前种了两株美人蕉，叶片葱翠，花瓣火红，吐出金黄的花蕊。他常常站在美人蕉前，痴迷地看着。偶尔，落下几滴泪。

没人见过那男人说话。

破窑女人便起了疑心，说：

“那汉子是个哑巴货！”

二

狗儿仍是那般丰盈健美，将脆脆的笑声随意抛洒在妹河上，郎江上。这个已有十六年婚史的女子，实打实算，也不过三十岁上下。一个三十来岁的少妇，敢说她是芦花漫天的新苇子？悠悠岁月，又岂能剥去她随心所欲的笑声？

狗儿的笑声如同珍珠砸银盘，不过不白给人听。听她的笑声是要花钱的。打渔汉子们荷包饱饱地来，瘪瘪地去，只买得两耳朵笑和一嘴的油。当然，也买得一腔醉生梦死的快乐。如果古古大叔在酒馆里，这快乐便没有了，水上人个个噤若寒蝉，将手脚规规矩矩地摆正。

狗儿的笑声无疑要算古古大叔听得最多。

五十来岁的古古大叔，是沼泽地唯一的岸上人，堪称一方人旺，甚至可以算得一个官家——统管百多只小划子的头儿，难道不是个官吗？他白白胖胖的肚皮及开始谢顶、泛出油光的脑门，都显得很有学问。自从狗儿在沼泽地里亮出黄帘，他就成了酒馆的常客，不问阴晴雨雪，从不间断。每次进门前，就老远掷一声笑过来：

“狗儿，给大叔留猪蹄子没有？”

狗儿听了，笑着啐一口：

“有两只蹄子是胖汉身上的。”

“死娘们，一张臭嘴。”古古大叔并不生气，摇摇晃晃摇进门，扯一条板凳垫在屁股底下，一门心思啃猪蹄子，两眼遂在烈酒的

冲击下红起来。话也多了，苦于舌头不听使唤。

酒馆里本有一群水上人在吃酒取乐，浊浊的笑声一浪高过一浪。只因古古大叔的到来，水上人就闭上了嘴，将脑壳垂得很低。不时有人双手给古古大叔捧一支香烟去，那神情不亚于儿孙子的孝顺。古古大叔虽口齿发木，脑子却十分清楚，眼睛在人群里一扫，就唱出两个男人的名字：

“明天送我去县里开会。”

被唱了名字的汉子面有难色：

“明天……要出江……”

古古大叔的手用力一劈，将话斩断，不容分辩。随意笑了笑，那笑容的意思打渔汉子自然懂得：我若派不动你们的官差，还当什么水运队长！汉子见了古古大叔的手势，只得讷讷无言地认下了。古古大叔的目光扫到野牛脸上，又唱出一句话来：

“野牛，叫婵娟明晚去伴绊绊。”

野牛四十七八岁，生得精壮矮矮，黑如乌鱼。满脸毛糙糙的胡子，两只鼓爆爆的金鱼眼。听见古古大叔唱到自己的名字，不由惶恐起来，半天才笨嘴笨舌地嘀咕：

“婵娟生水儿，还没满月。”

古古大叔声色不快，口气很斩：

“我去开会了，绊绊一人在家，没个伴，不怕吗？她出了事，你负得起责任？我派你一次官差，竟然派不动，就没个组织纪律了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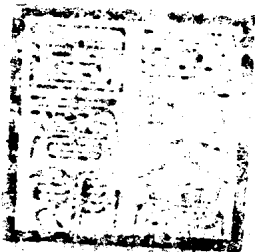
申伯悄悄踢野牛一脚，低声劝道：

“牛，应下吧，何必……”

野牛咽下一口苦涩的液汁，艰难地点点头。

临走，古古大叔对狗儿说：

“娘们，酒钱让金宝付把称。”



狗儿腰肢袅袅地跑过来拦住他：

“金宝给你的贡食早就叫你吃完了，再叫他付，他要骂天妈的。”说着，狗儿白嫩的巴掌笑嘻嘻地在古古大叔秃顶的脑门上摸了几摸，一只手已经伸进古古大叔的口袋，钳出两张票子来，笑道：“现钱碰现货吧。”

古古大叔不好发作，讪讪地说：

“怎么就吃完了？”

“不是一人贡给你十斤虾吗？”

“早先定的是十斤。可如今城里物价涨得比郎江的水还要快，十斤虾够填肚脐眼儿的！水涨船高，误工补贴也得涨上去，今年定十五斤了。”

打渔汉子听了，莫不叫苦连天。正欲问个明白，古古大叔却出了门，身子在苇子林里时隐时现。

古古大叔是沼泽地背后苇子园的人。苇子园离狗儿街整整十里路。古古大叔居然吃得劳苦，不嫌路远，天天来狗儿酒馆吃酒。就是不吃酒，他也要每天到狗儿街来逛一圈，磨磨蹭蹭到天黑才回去。方圆百里，漫草荒烟，顶顶孤寂清冷，除了那稀稀落落的破窑群，除了郎江里穿来穿去的船只，平日几乎嗅不到生人的气味，难得有这么个热闹地方。不来逛一圈，也实在对不住自己了。再说，苇子园虽有三间瓦屋，但自己从不出江，常年累月呆在里面，也是十分无聊的，更何况狗儿街有这么一个热热火火的俏娘们，陪她说说话，也是一种难得的福气。狗儿这娘们一扬眉，一努嘴，一扭腰，一耸肩，都有一股狐仙的媚味儿，破窑女人哪里比得上这娘们的风韵？还有那脆脆的笑声！

没多久，古古大叔就发现狗儿是一条母郎江鳄，掏人的心吃；她的笑是拌了糖的老鼠药，你迷迷糊糊地吃，懵懵懂懂地死，直到双脚踏进地狱的门了，才恨恨地品出那毒性来。

他活活毁在狗儿手里。

那些日子，郎江里风泼浪涌，水牯牛一般大的江猪在水中拱来拱去，破窑女人为汉子的安危急肿了胆。等到浪息猪退，古古大叔忙去江边守候，依照惯例带了两只大篓，好装水上人给“头儿”的贡食。郎江里空空荡荡，江风呜呜地响。他点燃了一支香烟，一颗心急急地盼着水上人归来。

暮色四合时，才见天水相连处推出一线朦胧的黑影。小划子总算拢岸了，百十条打渔汉子穿着水鬼服，乏乏地倒在江岸上，累得直喘粗气。见了古古大叔的两只大篓，没一个好脸色待他，却又毫无办法。自古以来，靠郎江活命的水上人不能没个头儿。他们从阎王嘴里掏碗饭吃，头儿从他们嘴里掏碗饭吃。铁打的江山一代代传下来了，铁打的规矩也一代代留下来了，今天也不例外。想到这，只得软软地爬起身子，去拖自己的鱼篓，准备凑齐数字，打发古古大叔开路。

偏偏狗儿也提着竹篓接船来了。酒馆里一天没个百儿八十斤鱼虾，就无法填满酒客的嘴巴。

前几天她去了一趟安庆府，直到今天下午才赶回沼泽地，显然洗过澡换过衣，蓬蓬松松的头发里沁出一股幽幽的香味，象兰花，亦象赤芍。她飘飘地来到古古大叔面前，从唇边抖落一串满不在乎的笑，尖声问：

“古古大叔，又来吃白了？”

古古大叔觉得这话太刺耳，没好气地冲狗儿挥挥手，说：

“哪个讲我吃白了？”

“你浆没摇，网没撒，身上鱼腥味也闻不出，不算吃白，莫非吃黑不成？”狗儿似笑非笑。

古古大叔生气了，板住脸子说：

“吃白又没吃你的，少惹骚骚！”

“当然没吃我的。我血血肉肉一个人，你也休想从我狗儿身上白吃了一根汗毛去。一份辛苦一份钱财，谁该吃谁？”狗儿把一张香香的脸子探到古古大叔面前，脆脆的笑出许多乖巧。继而脸一阴，转向面有愠色的野牛，啐道：“世上只有野牛这样的憨头，欢喜孝敬人家。如若三天不表孝心，心里就雌猫嚎春一般发痒。”

野牛正往古古大叔篓子里捧芦花虾，一听狗儿句话往他头上夯，顿时直起腰，满脸凶气，几步窜到狗儿身边，恶恶地吼起来：

“狗儿，你讲老子雌猫嚎春？”

狗儿风骚地笑了，咧开双唇：

“不晓得哩，牛哥。”

“可你刚才骂了我，还抵赖么？”

“哪敢骂你？我是讲你的孝心。若换成我，一片鱼鳞、半根虾腿也要卖出三文钱来。黄汗黑汗淌成河，白白供个菩萨，我没修成这份德性。若缺人做老爹，不如大路上去拖个来家，一日三餐供养，也好落个孝子的好名声。象你们百十口破窑共养一个老爹，做老爹的反而不晓得该对哪个儿子亲，该对哪个儿子疏……嘻嘻。”狗儿说着，腰肢袅袅地退后几步，把披肩长发往后一甩，眉宇间分明溢出了讥消。

野牛脸色发灰。那张胡子拉碴的脸竟然气得变了形，他格格地咬住牙，捏紧的拳头差点没揍进狗儿那红润饱实的嘴里去。半晌，才吼出声：

“你这瘟娘们，又骂了老子！”

古古大叔一见野牛被风骚的狗儿激得两眼腥红，眼珠快爆出来了，情知不妙，忙催他：

“野牛，快替我装篓，我要回苇子园了，好趁早去县城里脱